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六

禮儀二

正典禮第一疏

張孚敬

臣切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伏惟　皇上上應天順人嗣登大寶迺即　勑議追尊　興獻王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致其養此誠孝子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也茲者朝議謂　皇上入嗣大宗宜稱　孝宗皇帝爲皇考改稱　興獻王爲皇叔父興獻大王　興獻王妃爲皇叔母興獻大王妃者然不過拘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謂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耳伏承　聖

諭以此禮事體重大令博求典故務合至當之論臣
有以仰見　皇上純孝之心矣比有言者遂謂朝議
爲當恐未免膠柱鼓瑟而不適於時黨同伐異而不
當於理臣固未敢以爲然也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
國哉臣厠立　清朝發憤痛心不得不爲　皇上明
辯其事記曰禮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
矣故聖人緣人情以制禮所以定親疎決嫌疑別異
同明是非也夫漢之哀帝宋之英宗乃定陶王濮王
之子當時成帝仁宗無子皆預立爲皇嗣而養之於
宮中是尚爲人後者也故師丹司馬光之論施於彼
一時猶可今　武宗皇帝已嗣　孝宗十有七年比

於崩殂而廷臣遵　祖訓奉　遺詔迎取　皇上入
繼　大統豈非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
下也臣伏讀　祖訓曰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
夫　孝宗　興獻王兄也　興獻王　孝宗親弟也
皇上　興獻王長子也今　武宗無嗣以次屬及則
皇上之有天下直猶　高皇帝親相授受者也故
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倫序當立初未嘗明著為
孝宗後比之預立為嗣養之宮中者其公私實較然
不同矣或以　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夫　孝宗
誠不可忘也假使　興獻王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
無後兄之義夫　興獻王往矣稱之以皇叔父鬼神

固不能無疑也今　聖母之迎也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況興獻王惟生　皇上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父母之義故在　皇上謂繼統　武宗而統尊崇其親則可謂嗣　孝宗以自絕其親則不可或以大統不可絕為說者則將繼　孝宗乎繼　武宗乎夫統與嗣不同而非必父死子立也漢文帝承惠帝之後則以弟繼宣帝承昭帝之後則以兄孫繼若必強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然後謂之繼統則古嘗有稱高伯祖皇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或以魏詔謂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殊不

知曹叡是時尚未有嗣其詔盖預爲外藩援立者坊
此有爲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可槩論乎故曰禮時爲
大順次之不時不順則非人情矣非人情則非禮矣
臣竊敢謂今日之禮宜别爲　興獻王立廟　京師
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則　興
獻王不失其爲父　聖母不失其爲母矣夫人必各
本父母而無二議禮者亦惟體之於心而已今者不
稽古禮之大經而泥末世之故事不守　祖宗之明
訓而率曹魏之舊章此臣之所未解者也雖然非天
子不議禮今　皇上虚已宏大疇咨衆言倘以朝議
爲禮之當稱號一定不可復易且將使天下後世之

人皆知以利為利而自遺其父母疑非永言孝思孝思維則之謂也臣竊惟此禮乃天經地義萬代瞻仰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故大臣平章小臣獻納皆分之宜也書曰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夫逆心之言疑于忠而未必皆道也遜志之言疑於諛而未必皆非道也臣愚豈敢導諛君上以自誤於不忠又豈敢昧於自獻以誤君於不孝惟 聖明體察而裁決焉臣不勝懇切聽 命之至

正典禮第二疏　張孚敬

臣切逢 聖明議當代典禮為萬世法程廷臣乃固執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以致 皇上恩紀不明而

父子大倫廢矣夫帝王中天地而立為三綱五常之
主而廢大倫豈小故哉臣不得已乃據禮書別異同
明是非上塵
聖覽然此非臣一人之見凡有識者
所共知也間有一二臺諫不能開陳又從附和交章
擊臣目為諂諛詆為希進由是有識之士雖有章奏
已具皆鉗口畏禍無復敢獻遂使萬世公議阻於
上聞祇見臣說孤立似一人之私也夫禮以非禮為
非而非禮亦以禮為非此臣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
唐陸贄曰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臣愚雖末之學
也其不敢負天子之心天地鬼神實臨之也伏惟
皇上聰明仁孝理無不燭必將從衆議乎則衆議未

見其可將違衆議乎而謙抑之心未必肯遽違者也

臣切謂非天子不議禮願 皇上奮然裁斷揭父子大倫明告中外以皇叔父母不正之名決不可稱則大倫正而大禮定矣誠又慮夫 皇上大孝之心鬱鬱不明於天下後世臣之罪也謹錄與或人問答之詞以 聞或問今之典禮議者必以我 皇上宜考孝宗而以 興獻王為叔父謂之崇大統也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舉朝無明其非子獨以為言者何也臣答曰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蓋禮之大者變者也議之失得萬代瞻仰也此乎敬甚不得已者也子不求諸漢宋之故事乎成帝無子立定陶共王之子

為嗣仁宗無子立濮安懿王之子為嗣則哀帝英宗者乃是預立素養明為人後者也故當時師丹司馬光之論於事較合於義似近矣今 孝宗皇帝既嘗以 祖宗大業授之 武宗但知 武宗為之子也武宗嗣位又十有七年未有儲建是 武宗無嗣孝宗未嘗無嗣也且 孝宗賓天之日我 皇上猶未之誕生也是 孝宗固未嘗以後託也 武宗賓天之日我 皇上在潛邸也是 武宗又未嘗託為誰後也其與漢宋之故事大不相類者矣今者必欲我 皇上為 孝宗之嗣承 孝宗之統則孰為武宗之嗣孰承 武宗之統乎竊原 孝宗既以大

業授之　武宗夫其心豈肯舍已之子而子兄弟之
子以絶其統乎　武宗既以大業受之　孝宗夫其
心豈肯舍已父而不之繼而委叔兄弟繼之以自絶
其統乎茲議也　二宗在天之靈果足慰乎夫父子
之恩天性也不可絶者也知　孝宗與　武宗之心
則知　興獻王與我　皇上之心矣問者曰然則我
皇上於大統也將誰繼乎臣答曰繼　武宗之後以
承　祖宗者也盖嘗三復迎立之詔矣曰　興獻王
長子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　皇帝位議之公也又
嘗三復勸進之箋矣曰以　憲宗皇帝之孫繼　孝
宗皇帝之統説之變也由前之言則我　皇上所繼

者　武宗也是　武宗雖無嗣而有統矣由後之言
則我　皇上所繼者　孝宗也是　武宗雖有統而
無傳矣問者曰統與嗣有不同乎臣答曰不同也夫
統乃帝王相傳之次而嗣必父子一體之親也謂之
統則倫序可以時定謂之嗣則天恩不可以強為矣
今之議者不明統嗣二字之義而必以為嗣謂之繼
統且曰帝王正統自三代以來父子相承厥有常序
曾有自三代以來之正統必一於父子相承者哉蓋
得其常則為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為兄弟為伯叔姪
者也此統所以與嗣有不同問者曰議者謂　武宗
以大業授我　皇上有父道焉故　皇上執喪盡禮

無非盡子道也但昭穆之同不可為世故止稱　皇兄又謂我　皇上既兄　武宗自宜父　孝宗茲言何謂也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為也方　武宗賓天群臣定議以迎我　皇上也遵祖訓也兄終弟及之文也何也　孝宗兄也　興獻王弟也　獻王在則　獻王天子矣有　獻王斯有我　皇上矣此所謂倫序當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果若人言則　皇上於　武宗兄弟也固謂之父子也於　孝宗伯姪也亦謂之父子也於　興獻王父子也反不謂之父子可乎問者曰我　皇上嗣興獻王藩王也今嗣　大統天子也恩亦極矣不正

父子之名得乎臣答曰天下外物也父子大倫也瞽
瞍殺人舜竊負而逃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也而況
今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　孝宗於
我　皇上固不得以私相授受者也今欲我　皇上
舍天性之父子而反稱伯姪為父子謂之崇大統也
割私恩也漢宋之故事也是天下重而大倫輕也而
可乎問者曰如子之言則　孝宗不果於無後乎臣
答之曰　孝宗有　武宗為之子　孝宗未嘗無後
也臣子於君父一也今者不念無嗣之　武宗而重
念有嗣之　孝宗者何歟茲果　孝宗之無後乎抑
武宗之無後乎雖然自古帝王之無後者豈惟我

武宗然𢦏而其相傳之統則固未嘗絕也漢惠帝無嗣而文帝繼之未聞漢之統絕也唐中宗無嗣而睿宗繼之未聞唐之統絕也是謂兄終弟及也非必父死子立之謂也今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 武宗之統傳之 皇上一統相承萬世無窮者也又何必強置父子之名而後謂之繼統也𢦏問者又曰子必以我 皇上不當考 孝宗豈以 興獻王不可無後也議者以我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 益王子崇仁王考 興獻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絕也不可強為也以我 皇上考 孝宗而又以 崇仁王考 興獻王是強為父子也使

孝宗不得子　武宗又使　興獻王不得子　皇上是絶人父子也夫古之爲禮者將使無後之人有後今之爲禮者將使有後之人無後矣而可乎問者曰然則我　皇上於　孝宗也　武宗也其享祀也如之何臣答曰自古帝王之繼統者得其常則爲父子不得其常則有爲兄弟爲伯叔姪者也但主其喪而已主其祀事而已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唐玄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皇伯考也德宗於中宗也其祝詞則曰高伯祖也不必一於父子之稱也曰然則我皇上於　孝宗也何稱乎曰皇伯考其正也於　武宗也何稱乎曰皇兄其正也於享祀　興獻王也則

曰皇考其正也如此則我　皇上於父子也伯姪也兄弟也皆名正而言順矣問者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則我　皇上將不可入繼　大統乎臣答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是謂　皇上不可以繼嗣也非謂不可入繼大統也程子曰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若無兄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固嘗以義起而泛論之也今　皇上為　興獻王長子遵　祖訓兄終弟及屬以倫序實為繼統非為繼嗣也設　皇上若有兄弟亦自當入繼　大統有不得而為遜避者矣問者曰魏明帝之詔議者摶以令衆者也子獨以為不足徵者何也臣答曰此魏太和三年之詔也按詔曰

皇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統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其私親哉又曰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蓋是時皇后無嗣明帝以外藩援立故預為此詔以坊之至太和五年始立齊王芳為太子厥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見也故孚敬曰有為之私非經常之典也問者曰子欲為 興獻王別立廟于京師亦有說乎不干於正統乎臣答曰立廟京師取古遷國載主之義也夫長子不得以離其父者也今夫士大夫之仕於他方也若長子雖有庶子亦載主而行也謂別立廟則固無干於正統者也問者又曰如子之言而論者乃懼以魯

桓僖宮之災且謂有朱熹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者何也臣答曰孔子在陳聞魯廟火曰其桓僖乎以為桓僖親盡無大功德而魯廟不毀故天災之也宋群臣請祧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故朱子謂使兩廟威靈相與爭較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故春秋譏其逆祀令別為　興獻王立廟所以祭禰也非毀廟不當復立也何天災之足懼乎謂別立廟則固未嘗升　興獻王主於　太廟也何兩廟爭較之嫌魯僖躋閔之失乎不其謬哉問者曰然則在藩之墓如之何臣答曰墓與廟不同也嘗聞易墓非古也夫墓所以藏其體魄

而廟所以奉其神靈者也故墓可以代守而廟不可以代祀者也立廟京師崇四時之祭順孝子之心也問者曰舜受堯禪而不尊瞽瞍禹受舜禪而不尊鯀然則　興獻王追尊之禮宜如之何臣答曰追尊非古也自文武以來未之有改也舜不尊瞽瞍不知以堯為父乎瞽瞍為父乎禹不尊鯀不知以舜為父乎鯀為父乎夫以今日之急務正名也名正則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是在我　皇上之心而已夫士階一命無不欲尊其親者也今尊崇之禮未定覃恩之典未舉然其授官之與未授者固已有先後得失之心矣是非亟其欲也孝子之誠也何獨至於我　皇上

而疑之而使君之尊親不如己之尊親也是愛君不
如愛己也問者曰或以　興獻王妃不可奉迎者何
也臣答曰此膠　崇仁王為後之說者也以　崇仁
王嗣　興獻王則不可奉迎也夫有天下而不得養
其母豈人情哉今迎之而至　天子之母也為天子
之母襲王妃之號則　朝廷之相臨宮闈之相接皆
當謹守臣妾之禮矣已為天子母為臣妾竊恐我
皇上之心有不能一日自安者矣問者曰議者以漢
宣帝中興不尊史皇孫而嗣昭帝光武克復不尊南
頓君而嗣元帝以為可法者何也臣答曰此不知正
踵其非者也孚敬嘗按其故昭帝亡矣又立昌邑王

廢矣宣帝姑以兄孫入繼當時惟言嗣昭帝後而已固未嘗知其為子乎為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可不可乎當時有司奏固執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稱之曰皇考而已固未嘗以昭帝為父而以史皇孫為兄也光武乃長沙定王之後景帝七世之孫上嗣元帝夫元帝有成帝為之子有哀帝平帝為之孫凡三傳矣又孺子嬰立凡四傳矣時王莽簒立漢祚既滅而光武乃崛起者猶嗣元帝可不可乎當時張純朱浮奏亦固執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之說故別為南頓君立廟

稱皇考而已固亦未嘗以元帝為父而以南頓君為叔也夫以宣帝嗣昭帝世數未間謂之統則可光武嗣元帝世數已間既不可謂之嗣又不可謂之統矣要之皆統嗣二字之義不能明辯故其弊必至於此耳然則使二帝寡恩而不得盡尊崇之禮者正以俗儒之說誤之也是尚可為法也抑問者又曰如子之言則歷代之故事不足徵乎臣答曰以經議禮猶以律斷獄則凡歷代故事乃其積年之判案耳苟不別其異同明其是非槩欲以故事議禮而廢經猶以判案斷獄而廢律也是又何足與議也問者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其說如之何臣答曰此

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禮喪服記止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至開元開寶禮始云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朞爲所後父斬衰三年雖所生所後皆稱父母然未有改稱伯叔之文也宋濮議方有稱皇伯之說而又加以程子之議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猶有未安之論亦可見也夫常人之於伯叔也其愛敬之心固未嘗不在者也今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復顧其私親是以父母爲伯叔不復有愛敬之心如路人矣故曰非聖人之言漢儒之說也况我皇上乃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也其說又焉可用哉問者曰或以子之說嫌於迎合當鬬於人而不當鬬於

上也如之何臣答曰乎敬於人未嘗不聞也聞之以
説爲邪故不必聞也昔司馬光嘗謂朝廷闕政但於
人主前極口論列未嘗與士大夫閒談以爲無益也
故聞於　上也苟嫌於迎合也則必匡救其惡然後
爲忠而將順其美者皆不得爲忠矣問者曰子之言
備矣人以爲邪説也柰何臣答曰不求人知而求天
知也不求同俗而求同理也孔子曰事君盡禮人以
爲諂也吾夫子大聖人猶所不免乎敬小子何能敢
避此不避之名也邪問者曰子以至寡之力而欲抗
在朝之議恐三人占當從二人之言如之何臣答曰
臣子之事君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當盡其心而已

使孚敬之言是雖不用猶是也使孚敬之言非雖用之猶非也夫事固難明於一時而有待於後世者也今士大夫達於禮義者固已渙然而釋其疑有不待於後世者矣問者曰犯衆議也子於利害也不計也夫臣答曰孚敬不敢為終身謀也夫禮小失則入於夷狄大失則入於禽獸孚敬懼夫禮之失也故不敢為終身謀也

正典禮第五疏　　張孚敬

臣等聞宋蘇軾曰有一言而興邦者不以為少有三日言而不輟者不以為多竊謂今日典禮名實秩然宜無容一言者然與朝議抗之三四載辯之六七疏

又不啻三日言而不輟者也人之言曰在朝之議多非真多也附和之而多也臣等之議寡非真寡也不敢言而寡也　皇上聖明豈不察之玆　詔令雖云再下而典禮益甚乖違謹復條七事其大略不出前言而提綱或便　聖覽　一曰　高皇帝獨取兄終弟及為訓者蓋父子相傳為常有不必訓兄弟相傳不常有故為之訓也夫　獻皇帝實　孝宗親弟雖未嘗有天下以傳　皇上而　皇上之有天下實以獻皇帝之子也　高皇帝雖未嘗以天下授　皇上皇上之有天下實以　高皇帝之訓也禮擁立功者欺天甚矣　二曰宋英宗初名宗實為濮王允讓第

十三子時方四歲仁宗取入宮中命曹后撫鞠之二
十八年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為皇子盖濮王親嘗命
之為仁宗子也仁宗親嘗命之為之子也今 獻皇
帝未嘗命 皇上為 孝宗子也 孝宗又未嘗命
皇上為之子也況 獻皇帝止生 皇上一人為嫡
長子又非若英宗之多兄弟可比而同之乎 三曰
宋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太祖稱伯張
齊賢等上議云天子絕其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
稱詔禮官別加詳定禮官仍議稱太祖室曰皇伯考
妣又云唐玄宗廟禘祫云布昭穆之坐于戶外皇伯
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列于南廂北向同例穆位又郊

祀録德宗廟祝文以中宗為高伯祖又云唐玄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奏可令　孝宗稱皇伯考名斯正矣　四曰本生父母對所後父母而言禮於所後者服三年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降為期同於伯叔父名曰輕令　皇上尊稱　獻皇帝為皇考　章聖皇太后為聖母是明為父母所當重矣若仍係本生二字則又同於叔父叔母所當輕矣　五曰孟軻氏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稱兩　皇考是二本也曾有兩考之禮乎夫三尺之童強以兩考之稱必赧然不從敢加之萬乘之尊乎今試坐　孝宗皇帝於此又坐　獻皇

帝於此　皇上趨於其前其何以稱諸以是揣諸
宗祝竊恐　二帝在天之靈不享也　六曰禮慈母
如母謂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
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貴父之命也由是推之母子
之稱夫豈可茍乎今　昭聖有　武宗為之子復以
皇上為子　章聖止生　皇上而不得為之子為茲
議者果為全　兩宮之好乎啓　兩宮之嫌乎誠母
為母伯母為伯母以母事母事伯母猶母大孝無間
言矣　七曰喪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亦如之陸氏謂若漢光武
有天下既立七廟則其曾祖禰當別立廟祀之故曰

庚孝王亦如之臣推漢有司有議之者正緣謬以光
武當考元帝而不當考南頓君故耳今之議者亦緣
謬以 皇上當考 孝宗而不當考 獻皇帝故謂
不應為 獻皇帝立廟夫始之以不學無術終之以
相助匿非不亦異乎

正典禮第七疏　張孚敬

臣等切謂今日典禮之議與禮官屢疏折辯明白伏
候 勑旨召對猶恐無徵弗信謹將證據古典并愚
情未盡之條列于後伏乞 聖明留神垂察一古者
天子無為人後之禮臣等謹按三代以前天子無嗣
者皆兄終弟及無立後之禮防奸臣利於立幼非社

稷之福故商書凡兄弟相及者不稱嗣子而稱及王
至漢成帝立定陶共王子為嗣宋仁宗又立濮安懿
王子為嗣大儒朱熹有曰古禮之壞自定陶王時已
壞了蓋成帝不立弟中山王以為禮兄弟不得相入
廟乃立定陶王蓋子行也孔光以尚書盤庚之及王
爭之不獲當時濮廟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
得古人意思觀此知古者天子無為人後之禮今議
禮之臣畔古禮書强執　皇上為　孝宗皇帝後此
欺妄一也　一　祖訓天子無為人後者臣等伏覩
祖訓凡朝廷無皇子必兄終弟及須立嫡母所生者
曰必兄終弟及則不立後可知曰須立嫡母所生者

則倫序可知蓋兄終弟及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立嫡母所生如嫡長無嗣則立次嫡弟之嫡長不可奪者太祖高皇帝真稽古三代之禮以垂萬世之法者也今禮官必強執　皇上為　孝宗皇帝後不惟畔古禮書雖　高皇帝訓亦不之遵此欺妄二也　一與為人後者孔門所鄙臣等謹按天子諸侯無為人後禮自古為然末世諸侯之大夫以下始有與為人後者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延射者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此可見為人後者孔門之徒所深鄙之今議禮者不以　皇上為入繼大統之君而忍比　皇上與為人後之例如閭閻中

乞養過房子一般是何說哉況古禮族人以支子後
大宗實大夫士之禮未聞以臣下敢執　天子為人
後者此欺妄三也　一　皇上入繼大統之君臣等
伏讀　武宗皇帝遺詔云朕　皇考親弟　興獻王
長子聰明仁孝倫序當立迎取來京嗣皇帝位謂之
嗣皇帝位是繼　武宗皇帝之統初無為　孝宗皇
帝之子之說至　皇上登極之日始變其說以　皇
上為　孝宗之子繼　孝宗之統使　皇上違　武
宗皇帝之詔背　獻皇帝之恩遂至父子君臣皆失
其道此欺妄四也　一禮官以　皇上稱　孝宗皇
帝為皇考　慈壽皇太后為聖母稱　恭穆獻皇帝

章聖皇太后爲本生父母臣等謹按儀禮喪禮篇云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也必以尊服服之又曰爲人後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也不貳斬也夫於所後父母服三年名曰重於本生父母服期年同於伯叔父母名曰輕今　孝宗皇帝本　皇上之伯慈壽皇太后本　皇上之伯母反稱之曰皇考曰聖母而爲重焉　獻皇帝本　皇上之父　章聖皇太后本　皇上之母而反稱之曰本生皇考本生母而爲輕焉輕者反重重者反輕議禮之臣亦各有父母者試以其身處之於心安乎此欺妄五也　一　皇上止宜稱　皇考恭穆獻皇帝　聖母章聖皇太后

亟去本生二字改稱　皇伯考孝宗皇帝
慈壽皇太后臣等謹按唐玄宗稱中宗為皇伯考
真宗稱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及伏讀　祖訓凡親王
若天子之姪則稱天子曰伯父皇帝陛下叔父皇帝
陛下生可稱伯父死獨不可稱伯考乎今　皇上以
倫序入繼　大統於　孝宗皇帝宜生稱伯父死稱
伯考今禮官以廟中無伯考之稱棄禮書背　祖訓
此欺妄六也　一　皇上宜別為獻皇帝立廟京師
臣等謹按漢宣帝別為父史皇孫立皇考廟漢光武
別為父南頓君立皇考廟禮也又按漢哀帝追尊定
陶共王為共皇帝立寢廟京師孟成帝曾立哀帝為

子故師丹以為不可者以共王為本生父故也今禮官強執 皇上為 孝宗皇帝子比之定陶王為成帝子以 獻皇帝為本生父故來邪說紛拏此欺妄七也

一禮官又以 今日事體比之宋濮安懿王

臣等謹按濮王允讓第十三子初名宗實仁宗未有嗣取宗實入宮命曹皇后撫鞠之年方四歲親命學士王珪草詔立為皇子養之宮中二十八年與 皇上不同況仁宗立濮王子為嗣大儒朱熹已曾并定陶王事論其壞禮今禮官務牽合強比此欺妄八也

一 皇上宜迎 獻皇帝神主至京別立 新廟臣等謹按禮記曾子問篇古遷國載群廟之主以從禮

也今禮官以爲史籍並無遷主之事此欺妄九也
一 皇上入繼大統遵 高皇帝祖訓不當輒稱
慈壽皇太后懿旨臣等伏覩 祖訓凡皇后只許內
治宮中諸等婦女人宮門外一應事務毋得干預况
立君繼統實遵 太祖高皇帝兄終弟及之訓 慈
壽皇太后固不得專制干預者也今禮官輒稱 慈
壽皇太后違 祖訓以干預外事此欺妄十也 一
壽安皇太后不得終三年喪臣等謹按禮經嫡孫承
重者爲祖父母服三年壽安皇太后止生 獻皇帝
又止生 皇上今 獻皇帝賓天 皇上實承重嫡
孫當率天下爲三年喪禮也禮官乃定爲哭臨一日

[illegible]何以天稱之兩京何已矣以臣愚見
三年喪應二十七日期年應十二日然則十三日之
說果何制也　壽安既爲皇太后矣爲　天子祖母
矣當　詔天下喪之禮也以文移而不以詔及兩京
而不及天下又何制也夫尊　皇上必當尊　獻皇
帝尊　獻皇帝必當尊　壽安皇太后此等已往之
事莫大之失爲天下后世所訾　皇上雖欲追悔而
不及者前日既誤今日可容再誤耶議禮者皆安然
而無警悟此欺妄十一也　一再須　詔令仍宜更
改臣等謹按記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盖人之
生必各禀於父母而無二豈有兩考之稱乎雖閭閻

童子亦羞稱之可加之　萬乘之尊乎主稱兩考不
知傍注奉祀果何稱子近者傳聞　皇上於　孝宗
皇帝稱嗣子於　恭穆獻皇帝稱長子夫於　恭穆
獻皇帝既稱長子於　孝宗皇帝可更稱嗣子乎長
子嗣子之別爲二主傍注之稱自古經傳所未載也
今　皇上改　詔在一言之决不改則萬古之議此
欺妄十二也　一今日議禮朋比之故臣等據禮决
然以　皇上入繼大統之君不應爲　孝宗皇帝之
子妄議者决然以　皇上爲　孝宗皇帝之子非入
繼大統之君兩論相持三年不决夫爲　孝宗皇帝
之子說者其始變於奸權大臣一人而已禮官附之

九卿科道附之初不顧事體之大禮義之非者也臣等仰惟　皇上聖明其純孝之心如此何忍負之是以奮不顧身與之辯明其兩京大小官員知朝議之非者十有六七阿附不知者止二三耳但知其非者少有私議輙目爲奸邪風言論降并考察黜退不知禮者憑爲舉人思主攘臂交攻不容人語又如九卿六科十三道官連名之疏豈議論同哉如九卿之首自草一疏不令衆見止以空紙列書九卿官銜令吏人送與書一知字有不書者即令所私科道官指事劾之雖大臣多啣冤而去無敢聲言至於科道官連章則亦猶然者掌事一人執筆餘者聽從勢有所迫

故也今在 廷助臣議者不爲不多瞻前顧後但領首稱是默然喟然而已夫古者三公論道九卿分職臺諫明目達聰今獨無愧於心乎此欺妄十三也

廟議第一疏

張孚敬

臣伏惟 皇上以大孝之心議尊親之典初因廷臣執論聚訟四年更 詔三遍蓋自漢宋以來之君所不決之疑至 皇上決之所未成之禮至 皇上成之真可謂洗千古之陋垂百王之法者也是以 新詔傳宣愚民丕應蓋禮必如此然後合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也茲光祿寺署丞何淵妄肆浮言破壞成禮稱 獻皇帝爲所自出之帝請立世室列祀

太廟此何言也　臣與廷臣抗論之初即曰當別為
興獻王立廟京師又曰別立禰廟不干正統此非臣
一人之議天下萬世之公議也今何淵以　獻皇帝
為所自出之帝比之今之　德祖請立世室比之周
文王武王不經甚矣　皇上聰明中正諒已察之玆
言也上干　九廟之威監下駭四海之人心　臣不敢
不為　皇上言之昔漢哀帝追尊父定陶共王為共
皇帝立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是為干紀亂
統人到如今非之今何淵請入　獻皇帝主於　太
廟不知序於　武宗皇帝之上與序於　武宗皇帝
之下與　孝宗之統傳之　武宗序　獻皇帝於

武宗之上是爲干統無疑　武宗之下又於繼統無

謂何渕所　請此何言也如謂　太廟中不可無禰

漢宣帝嗣昭帝後昭爲宣之叔祖史皇孫嘗別立廟

未聞有議漢宗廟無禰者盖名必當實不可強爲也

如謂　獻皇帝廟終當何承臣謂由　皇上以及

聖子神孫於　太廟當奉以正統之禮於　獻皇帝

廟當奉以私親之禮尊尊親親並行不背者也先儒

謂孝子之心無窮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

而爲之均爲不孝　皇上追尊　獻皇帝別立廟者

禮之得爲者也此臣所以昧死勸　皇上爲之也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者禮之不得爲者也此臣所以

朕死勸 皇上不為之也夫成禮則難壞禮則易伏
乞 皇上念此禮大成原出 聖裁匪由人奪何忍
一旦遽為小人所破壞邪

廟議第二疏

張孚敬

近該署丞何淵稱 恭穆獻皇帝為所自出之帝請
立世室入祀 太廟臣等據禮反覆明其不可節奉
聖旨待會議來朝廷自能審處臣等知 皇上雖孝
心無窮而禮之大閑不肯踰矣續該禮部會議 上
聞奉 聖旨你部裡再會多官上緊議了來說臣等
聞 命驚疑措躬戰慄切謂此禮初議咸以 獻皇
帝宜稱皇叔父興獻大王矣臣等輒敢曰非禮也既

而尊稱 興獻帝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加稱
皇帝本生皇考矣臣等猶曰未成禮也既復請去本
生二字別廟京師更詔天下矣於是凡有人心達禮
義者始相慶曰此禮之大成也夫禮也者理也天下
之中正也不及不可過亦不可也 皇上作之君作
之師建中以為民極者也假使 獻皇帝於禮當入
太廟臣等當先言之何待何淵今日之言也今者未
聞 皇上審處之言而但有再議之 命宸衷淵微
誠不可測豈臣等前日之言是今日之言非邪前日
之心忠今日之心不忠邪夫上下之情貴乎流通古
今之禮貴乎參酌情通而後議當議當而後禮制行

矣臣等愚昧徒知　皇上孝心無窮猶未知　皇上
審處者復何在也若曰請入　獻皇帝主於　太廟
者援古之禮經揆今之制度均為有礙臣等萬死不
敢以此誤　皇上也切念典禮方成不可遽壞公論
方定不可復搖此臣等所以義不容默也記曰君者
立於無過之地也臣等豈敢悖理曲從誤　皇上哉
故前日之所以惓惓者惟恐　皇上大孝之心不明
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今日之惓惓者亦惟恐
皇上大孝之心不明於天下後世臣等之罪也惟
聖明垂察焉

議樂舞疏　　張孚敬

臣近因纂修大禮全書謹書　皇上安陸廟祀先嘗
命用十二籩豆樂用八佾以為　天子之禮樂備矣
及觀大學士費宏奏議　世廟樂舞止宜用文舞以
為　獻皇帝生長太平不以武功為尚輙敢去舞樂
臣愚以為茲議尚存遂非之心實非公共之禮也臣
嘗稽古王制曰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
者孔子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
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士大夫且然况天子
乎　皇上入繼大統尊為天子追尊　獻皇帝為天
子父廟用十二籩豆樂用八佾以天子之禮樂祀
獻皇帝所謂祭從生者禮也闕一非禮也樂記曰鍾

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屈伸俯仰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簠簋俎豆制度文章禮之器也升降上下周旋裼襲禮之文也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是難言也議者以漢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至孝惠廟止奏文始五行之舞至孝文廟又奏昭德之舞謂高祖以武功定天下故兼奏武德惠文二帝不尚武功故止奏文始昭德臣愚以為此不足證也按書景帝元年詔曰制禮樂各有所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治天下厚德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

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
舞以明休德丞相申屠嘉等奏曰陛下永思孝道立
昭德之舞以明孝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
因請群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制曰
可乃致廟祀遍天下而卒毀焉茲議也所以為漢之
君臣也夫漢自高帝以馬上得天下不事詩書嘗命
叔孫通起朝儀召魯兩生不肯行謂禮樂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文帝遺詔不欲天下為三年喪以日易月
然本為吏民設景帝嗣君也乃冐用其文自短三年
之制皆非達禮樂之本者豈可援以為　聖朝法乎
臣嘗聞樂舞以佾數為降殺未聞以文武為偏全若

必以武功定天下者得兼用武舞三代之君揖讓得天下者宜莫如禹書大禹謨曰舞干羽於兩階干戚武舞也羽籥文舞也觀此可見古之天子皆用文舞武舞者也又邶詩曰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曾記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宋儒朱熹云萬者舞之總名文用羽籥武用干戚觀此可見古列國諸侯皆用文舞武舞者夫樂舞之數天子八佾佾八人為六十四人諸侯六佾佾六人為三十六人降殺以兩大夫士亦如之　國朝稽古定制　太廟文舞六十四人各執羽籥武舞亦如文舞之數各執干戚總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舞三十六人各執羽籥武舞如文舞之

數各執干戚總七十二人夫　獻皇帝為王在興國
樂舞已應用文武七十二人今追尊　皇帝崇享
世廟乃止用文武六十四人而佾數反不逮王國宗
廟矣而可謂盡尊崇之禮乎況今　太廟之祭與世
同堂誠如所謂以武功定天下者兼武舞不尚武功
者止奏文舞則夫　太廟萬舞有奕昭格　列祖豈
真　高皇帝得兼用武舞而　列祖俱止宜用文舞
邪又孰從為之別邪此誠臆說非經典也夫　太廟
祖廟也　世廟禰廟也　皇上對越之主得備天子
禮樂以祭其　祖獨不得備天子禮樂以祭其禰邪
使八佾之舞用其文而去其武則兩階之容得其左

而闕其右是　皇上舉天子禮樂而自降殺之矣
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矣其何以式四方垂世法
也夫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今名正言
順是宜事成禮樂興矣曲禮曰在朝言禮問禮對以
禮伏承　皇上問及於臣臣不敢不以正對也今之
事君者孰不曰願　皇上為堯舜之主至議典禮乃
輒引秦漢以下不經故事為　聖朝法不亦異乎乞
再　勅禮官會臣重加詳議上請　聖裁必加佾數
更增武舞庶得著之大禮全書以貽令典不然則樂
舞未全典禮猶闕恐非所以昭　聖德光萬世矣

再議樂舞疏　　張孚敬

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能備然後能祭此孝子之
心也昔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
以天子之禮　皇上追尊　皇考獻皇帝別立　世
廟祀以天子禮樂所謂祭從生者文武周公之道也
有一弗備則廟祀不虔其何以盡　大聖人孝饗之
心乎初議者於八佾之樂減去武舞止用文舞謬引
漢景之詔爲證夫既不知漢人所謂文始昭德者固
未嘗無武舞又不知　國朝制度雖王國宗廟亦未
嘗去武舞是皆先有懷二之心故卒無歸一之論也
臣已援古證今反覆明辯其非矣誠恐　皇上勞於
顧問憚於更張則九仞之功虧于一簣毫釐之差謬

於千里者也或又方諸孔廟亦止用文舞八佾夫孔廟之祭本古釋奠先師之禮宋儒歐陽脩所謂學官四時之祭是也唐開元始詔舞用六佾猶諸侯之禮也至　國朝成化詔增六佾舞為八佾加籩豆十二遣翰林學士王獻詣闕里祭告是固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樂亦彌文矣今　皇上乃以子祭　禰非祀先師也　皇上以天子有事　宗廟非遣官祭告也得比之而同乎考之春秋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何休云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胡安國云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者干羽之總稱也婦人無武事而獨奏文樂故

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夫仲子乃魯惠公愛妾以為夫
人不得入廟無祭享之所別為立宮以祀之非禮也
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群廟而降用六羽可也今
皇上為　獻皇帝立世廟禮也雖別廟得同群廟者
也又何降用文舞而同于仲子妾婦之禮乎夫斯禮
也昔爭帝而復爭皇爭廟而復爭路廟成矣而復爭
謁廟之禮焉禮成矣而復爭文舞武舞焉臣等非好
爭也爭以禮也禮不備則不可筆之於書不可筆之
於書則不可傳之于後誠大闕典非細故也是將使
皇上大孝之心不能明于天下後世臣從建議之後
亦將無所逃罪矣伏乞　聖明垂鑒

釐正祀典疏　倪岳

先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題前事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於祀典者皆有功德垂世如祭法者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菑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而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徼福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　國朝　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　首詔天下改正祀典　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

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益祠祭或以　萬壽千秋等
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為例因循
莫改增置益繁異端之徒轉相鼓扇惟誕相乘矯誣
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禱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
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為當務之急蓋
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
事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於　今日者也伏乞
聖明敬事　天地孝事　宗廟嚴事山川百神舍此
之外凡有一應齋醮禱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
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既可允合于　聖祖
以禮事神之心而亦足致乎聖王至誠感神之妙

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為治道誠非小補也今將查到在京各項祭祀除太倉之神漢壽亭侯關羽宋丞相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詳為辨析窮加考究以正萬年之祀以解萬世之惑云夫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為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真身而為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分為三像而并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嘗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

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尤為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乎由此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況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

陷身虜廷覆亡宗社千載可爲明戒但緣佛老異端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遞年以來凡遇　萬壽千秋等節奉　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祭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盖極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爲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即今　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

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
大帝之象每遇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
員祭告夫日月星辰並曜於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
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
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為
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
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謹按傳記有曰九
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非
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
普化天尊者道家以為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
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

現之日　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盛德　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顧乃止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謂梓潼帝君者謹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

籍故元加號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而天
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　京師舊有廟在北安門
外景泰五年闢而新之　勑賜文昌宮額歲以二月
初三日爲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道家謂梓潼以
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　京
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
爲一誠出傳會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眞
君者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
天目山善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峯白日上
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册贈天師中和四年封三
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寧中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

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　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秩正二品以正月十五日為祖師示現之辰遣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黄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耳今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於其家可也所

謂大小青龍之神者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魔巖一日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爨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於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二青龍神　國朝宣德中勑建大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蝓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

山寺院處處有之畧無靈異近者　京師連年水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蜦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人自衰息無足崇奉明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人以為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患遂息程明道為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崇奉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也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謹按圖誌東嶽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来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　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稱為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

則遣廷臣祭告今　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實
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宮奉祀東
嶽天齊仁聖帝　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
日及　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嶽鎮海瀆以其山川
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
內歲時已有常祭況每歲　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
壇俱有合祭之禮前項祀典煩瀆無據所謂北極佑
聖真君者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者盖真武神也
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
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
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

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脩鍊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髪跣足建皂纛玄旗統攝玄武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殊為誕妄再考 國朝御製碑文 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為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雞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 太宗文皇帝蕭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 京城艮隅幷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 兩京歲時春秋及 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

彼提督　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憲宗純皇帝
在位常範金爲像屢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山安奉
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其陳善援引左道
之人鄧常恩等上則熒惑　聖聽糜費內帑下則騷
擾道路虐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　京師廟宇改號
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
爲姦盜之區固非　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真武有神
亦豈其所樂聞哉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謹按
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
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
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王樞火府天將王

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符法　國朝永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　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靈二字遞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貲每歲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辰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而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

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
可信況近年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充軍顧玨顧倫之
父子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
怪誕可知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謹按大明一
統誌福州府閩縣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
真人即今之金闕玉闕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
子日知證封江王知諤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父
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之 御製碑文云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遘疾弗豫百藥罔
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是大新
閩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易時衣給戶洒掃又

於　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曰洪恩靈濟宮正統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罡神洪恩靈濟仁惠弘靜上帝遞年以來每月朔望并　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織金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平天冠明黃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紅服十年一次更換焚化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

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功於閩廟食一方
後以保護 太宗文皇帝聖躬故 京師有別廟之
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 京師一年之間復有
前項祭祀不無煩瀆且惟皇上帝主宰於天而兄弟
並稱上帝其爲僭擬可知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
金闕元君玉闕元君者謹按徐仙眞錄及 國朝御
製碑文神父神母者即二徐眞人之父母金闕玉闕
元君者蓋其配也宋理宗朝封父齊王為忠武眞人
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助
慈懿仙妃 國朝永樂中加封父翊亮眞人母淑善
仙妃許氏眞應仙妃陶氏恭靜仙妃繼又進封其父

爲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慈悲聖
帝神毋加封安寧護國恭靜元君金闕妃天房衛保
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衆毋顯祐元君每歲　萬壽
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官祭祀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
辰之祭皆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
之如此夫神父徐溫乃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弒主
殊無功德祀以報功豈宜濫及況父母并妃並受隆
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謂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
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君人者觀坎之象知
險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以守其國而保其民
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高城深隍

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繫甚重其爲功不小故　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之祭　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五月十一日爲神之誕辰　萬壽聖節祭遣官致祭夫廟祀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　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既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今又復爲煩瀆之祭不亦謬乎前項祭告俱合罷免謹具覆　奏伏候　聖裁

皇明疏鈔卷之四十六終